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美圖 第十二回 柳大娘體探堂弟 沈安人指逃女兒

柳大娘在窗外，又聽見裡面說：「與這七位美人完姻，都是容易的。只怨太親翁這般心急，將你親事早早攀對沈門，害我八美不得團圓，我看你區區有意，若成得此病，使拆碎肝腸如今怎樣排布，又不肯差小桃把一心事相通。」口中連聲歎氣不絕，把桌亂拍起來。柳大娘聽得明明白白，心下想道：「我看他們行徑，原疑有什麼瓜葛，果然不出所料。」

便挨身進入書房，樹春著忙，八美圖一時收藏不及，早被柳大娘上前搶入手中，樹春沒奈何，只得求道：「姐姐還我罷。」

柳大娘道：「且慢些，我要問你個明白。這八美圖是哪裡來的？」

樹春應說：「這幅八美圖，描了八位嬌娥，是我在華府中看見的。」

柳大娘道：「為什麼在著你身邊，莫非被你偷窺來，快快說個明白。若有甚疑難處，我與你周全做主。」

柳大娘正在盤問之際，只見丫環叫道：「大娘不好了，小姐死去了。」

大娘聞言，心中著急，慌忙走進裡面而去。樹春心中有意，欲乘勢跟著柳大娘往內觀看金定小姐。故假意拖住大娘道：「姊姊，那幅八美圖快快還我。」

柳大娘不肯與他，樹春一直跟來。到金定房中，大娘走到牀邊，將這幅八美圖順手往牀後丟去。只見小桃哀哀哭哭的，柳大娘連忙向前把金定鼻子亂掇，那金定方才漸漸甦醒。大娘心中方安，叫聲：「姑娘，你為何這等沒主意？幾乎被你嚇壞了。小桃，你看她呼呼氣喘，倒像有什麼言語。」

樹春向牀前叫道：「賢妹，愚兄柳樹春在此看你。」

小桃在旁邊道：「哪個要你呆說話。」

一面叫瑞香：「你去外邊向小使道，若大相公回來問起柳大爺，只說上街遊玩未回。」

瑞香應聲曉得，下樓而去。那柳大娘即問樹春道：「賢弟，你不要瞞我，姑娘此病，實在蹊蹺。使我心中猜疑不定。未知你與她有什麼勾當，快與我說明。若還不肯說出，那幅八美圖是不能還你的。」

樹春想道：「我就將此事說明，料我姊姊為人賢德，或有周全之處，八美得一齊團圓，亦未可知。」

即將在華府贖珠，太太贈圖情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姊弟正在言談，只聽得金定在牀上移動身子，面向外邊來，樹春忙走到牀前，兩手按在牀沿之上說道：「賢妹，愚兄柳濤在此看你。」

那金定聞言，微開雙眼觀看樹春，只因心中有話，難以開口。長歎一聲，珠淚淋漓。樹春道：「賢妹，你是有病之人，諸事丟開，休結在心！愚兄有八美圖一幅，乃是華太太四月十五日當廳相贈。八美一齊許我結定絲蘿，賢妹你且安心，休要煩惱。待我功名成就，那時親迎八美團圓，這幅八美圖，請你收存，待愚兄鼈頭獨佔之時，榮歸故里，迎娶賢妹歸家便了。」

張金定聽了樹春言其心事，口雖不言，心中卻自稍寬。只說一聲：「都是你一個冤家，害了奴家。」

又問道：「我嫂嫂哪裡去了？」

樹春應說：「她下樓去了。」

柳大娘聽了這句話，便把身軀躲在一旁。聽她要說什麼心腸的話。金定又問道：「小桃哪裡去了？」

樹春應說：「也下樓去了。賢妹叫她們來做什麼？」

金定道：「哥哥，我有話向你明言。不料我爹娘將奴家親事錯配沈家，自從見了哥哥之面，不知為何時刻牽掛心頭，因此不願過門沈家沖喜，多承你打扮代了奴家前去，今日才見你面，我的心事，全望你見憐。」

樹春因姊姊在旁，不便多言，只得安慰道：「賢妹心頭放寬，包管日後八美圖一齊團圓。」

金定正要問起月姑之事，忽聽見扶梯聲響，樹春即退出數步，將身倚著窗。小桃送了藥湯，金定吃下便朝向裡面而睡。柳大娘把手招了樹春，樹春只得說道：「小桃我要去了，你好生服侍小姐。」

小桃應聲：「曉得。」

姐弟二人來到中堂坐定，柳大娘道：「賢弟，我家姑娘平日為人，一事無差，知書達理，都是你今日到此，害他犯了邪心，致成相思一玻藥醫無效。」

樹春道：「不是愚弟誇口，算來是個名醫，今朝會他一面，勝如吃下多少苦藥，管教隨時病輕。」

那張金定果然自見樹春之後，一片心思放寬，不須服藥，過了幾天，依然復原。再說月姑重了身孕，面容懨懨憔悴，請醫調治，多說受胎。員外聽了眾口相同，心中大怒，上卿說道：「爹爹，待我到妹子房中去打探一番，觀看真假。」

員外道：「孩兒，你身子才好，忍耐著，不要管她。況且做哥哥的，不便到妹子房中去。」

上卿道：「孩兒自有道理。」

即移步上樓，來至月姑房中，兄妹見禮坐定。上卿把月姑上下細細一看，那月姑卻不解其意。上卿說道：「賢妹，我看你病症尚未見安，不知此病因何而起？再請一位郎中看視才好。」

月姑道：「多謝哥哥看我，此不過是夏日貪涼，患了風寒，再過幾天就好。何須逐日請了郎中？」

上卿道：「賢妹，你日間飲食多進些，自然漸漸見安，愚兄出去了。」

上卿下樓，來至堂上，怒髮衝冠道：「家門不幸，叫我有何面目為人在世？」

員外安人勸說：「我兒，你是有病之人，不可如此著急。是非曲直，再作道理。」

上卿乃是飽學之士，想到張金定處，一時頓驚暴跳如雷，捶胸跌足道：「爹爹，張金定決有人改扮而來，那個男人，與張金定必有苟合之情了。」

員外道：「孩兒，據你說來，果然不錯。我是年老生呆了，一時不悟。此時由兒主裁。以我想來，如今不可露出風聲，待等冬間，娶了金定，不要理她。使她獨坐空房。」

上卿道：「這不是了賬之局。到是差人前往張家打探，她與何人來往，那時若知虛實，再想一計，騙她上門，切不可說出完婚二字。她已有通情來往，必不肯一時拋離，欲再圖後會，若說出完婚二字，假的便不敢來了。那時再進我們門來，把他拿住，男女一齊處死，豈不乾淨！」

員外道：「我兒果然大才。」

只有安人急的膽戰心驚，手足冰冷！心中欲愛女兒，又不敢言，恐他父子二人疑惑，即假意罵道：「員外，這樣賤人，實在容不得，自然要處分才是。」

員外道：「院君不可性急，我有一個道理在此。家中切不可嚷鬧，恐這賤人知風逃走。今夜待眾人安靜睡熟，你我用繩子一條，將她絞死，那時無人知曉，假說這賤人犯了邪祟，自縊身亡。方不壞了家風，被人談論。」

安人假意應說：「員外主意果然不錯。」

心下暗自吃驚，如何保得女兒無事？再說上卿本是有病未痊，為了妹子不端，張金定與人通情，一場恨氣舊病復發，一聲大叫：「家門不幸，氣死了我！」

仰後一跌，咬定牙關，暈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恰好家人昌德看見，連忙扶住，大叫：「員外，大相公跌倒了！」

員外慌忙走來一看道：「我兒你是有病之人，須自保重為是。昌德快扶大相公到牀上去。」

上卿方才漸漸醒來，員外用言安慰道：「我兒，你是病中之人，凡事不可動氣，有為父的在此。」

上卿歎氣一聲，牙關緊閉，欲言不能。員外驚慌，忙叫昌德快去請醫生，安人聞知，即趕進看視，叫聲：「孩兒，你為人這等呆，倘然有事，也須丟下一邊。何須如此執氣，致成舊病復起。」

那上卿睜著兩眼看了員外安人，喘氣不定，言語難以出口。家中丫環小使，驚得一齊來看。少刻醫生到，把了脈息說道：「不妨！」

即開下藥方辭別而去。員外聽見醫生說不妨，方才放心。吩咐昌德好生服侍大相公，把手招著安人說道：「我想上卿為了這賤人動氣，到這般光景，怎生曉得今夜等到三更時分將她處死。你不要趕早去睡。」

安人答應，沈員外自往外邊而去。安人此時，一腹心如刀剔一般，暗想：女兒自己做下不節之事，今日他父子硬了心腸，決要處死，料難解勸。我想十月懷胎，三年哺乳，養成人長大，一朝置之死地，於心何忍！待我思下一計，暗中搭救女兒便了。即挨到黃昏時分，悄悄進入月姑房中。月姑抬起身來，見安人兩眼流淚，問道：「母親何故今宵如此慘傷？」

安人道：「女兒，我若不說，你哪裡曉得？」

月姑問道：「母親有什麼事情？說與女兒曉得。」

安人道：「我埋怨你一時錯了念頭，與人通情苟合，致使身中有孕。你哥哥看出破綻，說與你爹爹知道，你爹爹大怒，今夜三更時分，定要斷送你的性命。」

月姑聽了此言，嚇得遍身發汗道：「母親不要聽信我哥哥言語，女兒並無此事。」

安人怒道：「為娘的在此，還要硬抵賴強辯？」

一面叫丫環：「仁雲，你在外面站著，倘有人來咳嗽一聲。」

又說道：「女兒事到此間，在我跟前，不妨將情由說個明白，不要假做癡呆。」

安人一頭說，一頭看，口內不言，心中暗想道：「上卿眼力果然不錯，看她形容委實有孕在身。兩乳突起，聲音粗重。」

月姑心內急的滿腹難言，面紅了白，白了紅，只是推說：「母親，女兒實不曾做下什麼事。」

安人大怒道：「你死在眼前，還要瞞我？是為娘的一片心腸，不忍害你，還不快把真情說出。那過門沖喜的張金定，乃是男，乃是女，快對我說。女兒與他訂約，還是過門之後，才與你通情，快與為娘的說來？」

月姑道：「母親，張金定是八美圖中與女兒一同姊妹稱呼，母親亦曾見過的，怎麼不認得，反說了此話？」

安人發憤大罵道：「好利口賤人，你是不要活了。自尋死路，故不肯說出。也罷了，我如今亦沒奈何，亦做不得你爹爹的主，只是負我養育之功，一旦盡棄。」

安人說到傷心之處，不覺雙淚交流。月姑聽了母親如此情急言語，果是真心，料亦瞞她不過。只得說道：「張金定果然杭州柳樹春改扮的，那夜在房中方才說明，女兒欲待高聲叫喊，又恐被人知聞；欲前去稟知父母，又被他纏住不放，一時事出無奈，所以與他通情。母親，此事決不可與爹爹說知。」

說罷跪將下去，淚如雨下：「望母親寬恕見憐，為兒周全一二。」

安人問道：「那日你們觀看龍舟回來，說有一個杭州柳樹春，可就是此人麼？」

月姑道：「正是此人。他乃相門之裔，為人仗義疏財，濟困扶危，故杭州人稱呼小孟嘗。張永林與他乃郎舅之稱，所以在著他家。因容貌與金定姊妹一般相似，故扮做女妝，代金定過門沖喜。」

安人道：「既如此，何不早說！直到今日被你哥哥看出。他父子二人，十分氣怒，硬了心腸，一定於今夜三更時分，要來處死於你。為娘的不忍看你身死，一時又難以解勸，故前來與你言明。女兒，你快些收拾逃走，方可保得性命完全。遲恐不保！」